



园区升级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精准发力

——访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系主任冯华

产业创新化和创新产业化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两大引擎,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园区,政府要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土壤,园区升级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精准发力。

■ 本报记者 丁明豪 陈玮英

通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纷纷推出创新竞争计划。因此,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

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产业创新化和创新产业化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两大引擎,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就是园区,政府要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土壤。”冯华认为,园区升级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精准发力,制度重于技术,体系重于平台,需求重于供给,市场重于政府。

传统模式长不出新经济,园区的使命就是要为创新创造一个环境和土壤

《中国企业报》:目前中国许多产业园区在发展中都面临着招商难的问题,也有一些园区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你是研究园区经济的专家,10 年前就曾主持完成了《青岛国家开发区服务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我们想听你谈谈中国园区经济发展方向性的问题。

冯华:十八大之后,我走访了全国 40 多个园区,感觉战略转型升级是园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要转变。

《中国企业报》:为什么这样讲?冯华: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园区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当时园区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就是先规划一片园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搞好“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硬件完善了就可以招商引资。也就是说,依靠园区作为载体,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条件,实现简单的工业化。

但是,这种成功的经验恰恰导致了一种路径依赖。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从本质上讲,就是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在向创新切换。环境变了,游戏规则也必须改变。

《中国企业报》:从逻辑上我们能够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园区的发展模式必须升级?

园区升级也面临困惑,产业升级必须改变加工工业思维

《中国企业报》:现在,园区的升级与产业的升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现在产业升级比较迷茫,园区升级也面临困惑,你觉得应当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冯华: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发展新兴产业,还是在用做加工业的思维。2010 年前后,国家提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但是,发展新兴产业还是落后的加工业思维在起主导作用。很多地区用加工业思维做新兴产业,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多个园区只做了多晶硅加工业环节,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一直做到过剩。再比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划一片地,投入几十亿元,盖一栋大楼。地方政府豪言壮志,发展的愿望很迫切,但是问到具体问题,比如具体做产业链条的哪些环节、研发人员和技术配方在哪里等时,就显得有些茫然。这还是加工业思维,加工业思维容易造成产能过剩。

《中国企业报》:是的。我们也深切感受到这个问题。实现产业从

冯华:对。现在谈园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引导性载体,很关键也是很紧迫的事情,就是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面对新常态,园区方面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为企业服务、为产业服务,想企业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园区是助推新兴产业成长,助推传统产业升级,两件事合在一起都是创新驱动。因此,园区的职能要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要从过去以硬件建设为主转入到软件建设为主,创新服务体系。要依靠服务解决园区和企业结合,实现创新产业化、产业创新化的目标。

创新产业化是创新资源变成产业的创新创业活动,产业创新化则是园区企业的转型升级。完成这两件事需要制度创新,新一轮改革没有优惠,大家都是平等的,看谁能创造制度,创造好的制度环境、服务的体系。

说到底,园区的使命就是要为创新创造一个环境和土壤。通过这个,去激活企业的创新能量。跳出产业业态,看其灵魂,园区的本质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打造。各个园区都要致力于打造这种完善的生产与服务的体系,体系重于平台,单个平台不行。需要一个体系,联合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

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冯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其实高层已经给出了答案。李克强总理讲到“双引擎”,一个新引擎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创新产业化,把民间活力释放出来,让一大批新兴业态成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打通科技和经济通道,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讲科技与经济对接、创新与产业对接、创新项目与现实成果对接、研发人员创新投入和劳动成果对接,都是要实现创新驱动。

另一个引擎是增加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补齐短板,改造传统引擎。推动产业创新,制造业升级。我们在提产业结构调整,表面是产业结构调整,背后是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问题。要改变中国目前低工资、低成本、低附加值、低质量的低价格工业化模式必须从创新驱动入手。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品质量提高,进一步提高附加值。

企业家是整合要素的要素,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简政放权要同步而动

《中国企业报》: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质是要素结构调整,这个说到了本质上。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

冯华:这就需要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企业家与一般人群不一样,属于特殊人群,是转型升级的最最核心要素。创新资源整合离不开企业家。

从历史来看,每一次革命性的产业变革,都是由企业家引领的。企业家善于捕捉和发现盈利机会,敢于冒险,并有化解风险的能力。盈利机会是价值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价值链已经发生了四五次转换,企业家不仅是投资家、技术家,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

《中国企业报》:但现在在企业也很迷茫和困惑。

冯华:是的,目前这个阶段,企业家和企业转型都有一些困惑。对于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打造盈利模式。要打造有竞争力的盈利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打造一个,如果不能复制可以嫁接融入一个,一开始可以做长不做短,做深不做浅,做点不做面,先专业化再多元化。

企业家和园区的关系是这样的。园区是载体,企业家是核心要素,是整合其他创新驱动的要素。引领新常态,需要企业家和园区共同牵手;实现企业的升级和园区的升级,企业家要主动作为。园区要从过去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向提供环境科技服务体系进行转型,通过市场化服务来完成。

《中国企业报》:那在你看来,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呢?

冯华:企业家做这些事,需要社会提供环境,中国梦的实现是每个人梦的实现,中国不缺乏企业家精神,缺乏的是企业家创业环境。

《中国企业报》:你的意思是政府承担着创造这个环境的任务。

冯华:比如,苏州有 37000 亿的制造业产值,大量的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转移升级,但是其自身不明白如何转型升级,因此需要帮助这些企业做一些服务和支持,通过摸底,将所有产业链条做成创新地图,就是做出产业分布地图、产业技术路线图、创新资源分布图。如何实现精准对接,把企业的需求点和创新资源能力点对接,企业知道了升级方向就需要清楚自身所处产业链价值链的哪一个环节,向哪里升级。看谁能提供服务和需求,公共服务帮助企业诊断,公共服务的事情需要政府来提供,核心内容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新型工业化和发展新经济更需要软的基础设施,核心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载体是科技服务业,具体是由科技服务机构通过统筹知识、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科技资源,向社会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

学技术普及等专业技术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的新兴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



三十年是非·访谈

化升级的关键产业。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链条:一是从创业苗圃到孵化器,再到加速器的全过程创业服务链条。二是技术转移服务链条。三是资金服务链条。传统银行无法应对创新创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必须鼓励创业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科技金融创新。四是人才服务链条。

《中国企业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园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

冯华:科技部在全国二十多家高新区开展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总结了四句话,制度重于技术,体系重于平台,需求重于供给,市场重于政府。现在很多好的新兴的业态、商业模式和新兴产业成长起来,都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恰好是市场发现的结果。当放松管制的时候,民间活力也就释放出来了,要让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种创新要素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要让企业的创新创业变得愉悦愉快,变得简单。要想转型升级,它需要的服务你给它提供,不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不作为,政府的作用就是顾问,当不了教练,将环境创造好之后,政府该退出就得退出。

《中国企业报》:政府在园区建设中曾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你认为这点会改变吗?

冯华:园区是为现有企业转型升级服务,为新的企业的成长服务的。中国园区的发展,恰好是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体现,就是锦标赛理论。前一轮发展是政府发挥作用多,下一轮则依靠环境,硬加软,政府要主动让位,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打造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生产服务业是最重要的载体和抓手。

中国产业园区进入集群发展阶段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江丞华 宋笛 鲁扬 崔敏 特约记者 刘茂华

从工业园区的发展演变来看,我国的工业园区走过了集中—集聚—集群三个发展阶段。

调查显示,在北京、天津开发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广州开发区的化工产业,长春、武汉、重庆开发区的汽车产业等不少园区都加快产业集群化的进程。

此外,工业园区发展还呈生态化趋势。2005 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准设立多个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业园区,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不少地方则提出建立生态型工业园区,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着力打造绿色制造基地。

天津南港工业区:
拟投 2000 亿打造世界级港区

“生产总值实现 3000 亿元,主要指标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这是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管委会 2015 年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新一年发展目标。

在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许红星看来,虽然南港工业区已正式列入国家新建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天津市唯一的现代化石化园区,更是开发区、滨海新区乃至全市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面对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面对区域间激烈的竞争压力,该工业区的危机感、紧迫感也随之而来。招商引资、转型升级、自主创新仍被视为南港工业区 2015 年面临的“三场硬仗”。

南港工业区一位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 年,南港工业区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实施‘两个千亿’计划。”

公开资料显示,第一个“1000 亿”,即推动总投资 1000 亿元的项目年内开工实施;第二个“1000 亿”,即推动总投资 1000 亿元的新项目签约落户。

记者了解到,围绕“两个千亿”计划,南港工业区将加快南港铁路、港区、电力、管廊、高速公路,以及“水电汽气污”一体化公用工程的建设,满足重大项目落地和开工、投产需求。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天津杰士电池、天冠燃料乙醇等项目会在 2015 年进入工业区,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南港的产业链将会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形成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和资源能量综合利用三条循环经济产业链。”南港工业区一位蒋姓工作人员如是说。

目前,南港工业区累计整理 80 平方公里土地,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落户,中俄炼油、壳牌等跨国公司以及中石化 LNG、中石油、中海油等中国骨干企业已投资落地、开工建设或竣工投产,项目总投资接近 4000 亿元人民币。预计到 2015 年,南港工业区工业总值将达到 1500 亿元。

汉中经济开发区:
新常态下中药制药产业崛起

对成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仅有两年时间的汉中市经济开发区而言,如何适应自身角色定位的转换,实现在新常态下的产业升级,对于这一仍然年轻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而言,将是未来发展的重心之一。

鉴于这一前提,在汉中经济开发区未来规划中,以中药为主的生物制药产业将成为开发区产业布局中的重要一块。

据介绍,汉中素有“生物基因库”和“天然药库”之称,是全国中药材的传统主产地之一和汉江流域历史上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市域内药用植物、药用动物资源丰富,名列陕西第一,位居全国地(市)第二。

在目前的汉中经济开发区中,已经开始形成了规模性的中药制药企业,其中的典型就是陕西汉王制药有限公司。

该企业前身为陕西汉中药厂,起源于 1937 年成立的广泰和药铺,至今已有 78 年的发展历史。目前的汉王药业总资产已经达到 4.07 亿元,在岗员工 350 多人,2014 年利润总额 7752 万元,比 2013 年同比增长 38%。

而由汉王制药厂的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效应也在逐渐显现出来,汉王药业在投资建设新的“陕西广泰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时,将要投资 5000 万建设一条年产 720 万瓶金斛酒酒剂的生产线,预计今年 6 月正式开工建设。

据管委会人士介绍,中药制药与一般的产业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它所带来的产业效应更为延伸,中药需要种植和采集,药厂需要什么中药,会告知汉中市下属的佛坪、留坝等中药产地县区,然后由这些县区组织当地药农进行采集和生产,这就带动了农业的发展。而中药制药形成规模后,一些养生、保健的第三产业服务也可以得到发展。

神木锦界工业园区:
镇园相依建设新型生态园区

走进陕西省第二大经济开发区锦界工业园区,《中国企业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一个镇的面积接近 800 平方公里,工业园区与镇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乎难以区分。

近年来,锦界镇以锦界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煤炭及其深加工、金属冶炼业和第三产业。

锦界工业园区主任李文林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镇域内煤炭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煤电、氯碱、煤焦、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片区,是一个高起点、生态型、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园区,工业产值逐年增加。

(下转第七版)